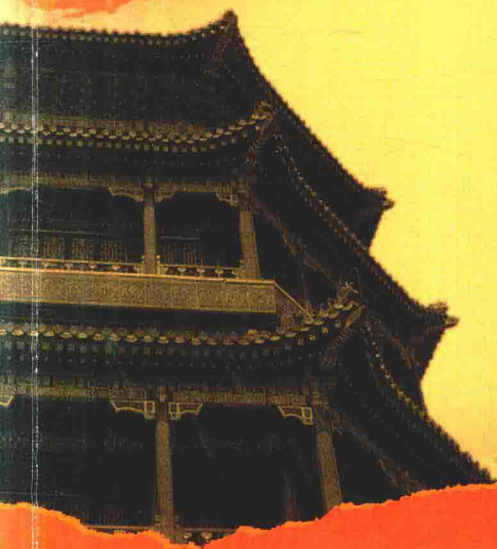


一个拥有至高皇权的女人，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面孔？



慈禧

统治下的中国

〔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艾特蒙德·拜克豪斯 著
房新侠 杨丹 译

親歷
中國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Wen Yi Publishing

慈禧

统治下的中国

〔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著
房新侠 杨丹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 (英)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John Oatway Bland), (英) 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Edmund Backhouse) 著; 房新侠, 杨丹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8.1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399-6862-9

I. ①慈… II. ①约… ②艾… ③房… ④杨… III.
①西太后(1835~1908) —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061 号

书 名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著 者	(英)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译 者	房新侠 杨 丹
责任编辑	郝 鹏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62-9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此书为作者根据晚清的官方文献及私人日记写成，记述了慈禧的历史和她统治的那个时代。

作者在此特向以下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凯瑟琳·A. 卡尔小姐，承蒙能在此书中征得她同意，采用她为太后画像；东京艺术出版商 K. 奥格瓦先生，为本书提供北京皇宫慈禧太后的独家照片；《远东评论》的乔·布朗森·李尔先生，授权在本书使用他们刊物的原创插图；北京的倍亨思公司，授权出版他们对首都的评论；还要感谢泰晤士报的编辑，承蒙授权在本书中收纳该报文章。

1910 年 9 月 10 日于伦敦

序言

慈禧王朝面面观

陶 林

公元1908年11月14日，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即将死去。这一天之前，她预估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颁布一道密旨，下令毒杀了被她一直软禁在瀛台的侄子光绪皇帝。以后来研究者从光绪尸骨、毛发中提炼出的砒霜浓度来看，她要置光绪于死地的决心是很坚决的。

一直在韬光养晦的光绪皇帝一命呜呼之后，慈禧全部的求生意志松弛了。11月15日，她就进入了弥留状态。清宫的御医们手忙脚乱，开出一剂益气生津之方，力图妙手回春：老米一两，人参五分，麦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稍通西医西药之理的人一看便知，对于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人来说，这是一剂没有任何意义的药方。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强心针，没有输氧和体外循环，在几位宫女的强灌喂服之下，慈禧太后服下了最后一剂药方。

药方勉强能保她回光返照。临终前，慈禧太后又郑重地下达了另外一道密旨：“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说完这道遗嘱仅仅一个时辰之后，慈禧太后便死去了。

她的这道临终遗言很是奇怪，经由这部《慈禧统治下的中国》一书独家向全世界公诸后，引来无数人持久的争议。按照她遗嘱字面的意思，慈禧似乎否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执政的一生，恐深感大清王朝行之不长；或许，其另一层意思在于，慈禧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向自称老佛爷、老祖宗的，让皇帝用“皇阿玛”（父亲）称呼自己的她，更多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超人。

无论是谁，一旦撒手人寰，在世的是是非非全然而去，终还交由后人评述。在临终前，慈禧已经选定了五岁的小孩子溥仪作为皇帝的接班者，并托孤给诸位满族大臣、亲王。她自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已有效地操控了满清王朝这

艘破败不堪的大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几乎要倾覆的难关。尽管这些导致难关的绝大部分因素，得由她本人来负全部责任。

作为美人与贵妃，她在陪伴咸丰皇帝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权力非同寻常的欲望——当然，对于终身在权力羁绊下的中国人来说，贪权是人之常态，况且还是执掌天下的超级大权。咸丰皇帝去世前，曾感受过自己这位“兰贵人”弄权的机灵劲，曾下密旨，一旦慈禧权欲过大，则击杀之。然而，该属于慈禧的，谁也夺不走。整个大清王朝的末代时期，从咸丰皇帝去世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几乎都可以看成是慈禧的王朝。

然而，与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孙中山这样心怀天下的政治家不同，慈禧对权力的迷恋，从本质上来说，是纯感官性的，而非理智性的。这感官性就像吃喝拉撒一样，遵从于一种低劣的人性。她本能地要权、揽权，而从骨子里来说，没有任何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其中。这种本能驱动着她排除任何异己，搬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自始至终没能有一副清晰的眼力，能看清历史的潮流与轨迹。正因为如此，慈禧王朝是一个视野相当模糊、目光非常短浅而头脑非常糊涂的时代。

我把慈禧王朝，称之为中华民族的“鼯鼠时代”。整个民族被一位“鼯鼠”太后领导着，在地洞里稀里糊涂地挖掘，提心吊胆于每一粒土坷垃的掉落。既谈不上有什么“开天辟地”之功，也谈不上是光宗耀祖，更谈不上走进什么“历史的三峡”那么悲壮。慈禧的权臣李鸿章，对之概括得很好，仅仅是裱糊一栋四处漏风的破房子而已。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慈禧王朝在近代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跟满清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逐步走入传统的“治平”不一样的是，慈禧王朝面临的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与世界大时代的巨大变化相比，康雍乾盛世的所谓辉煌灿烂，更像是王朝传统的回光返照。特别到了乾隆统治时代，专制术加文字狱，使得所谓的“盛世”只是徒有虚名的。经济和文化水准一落千丈，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评价来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成为野蛮人。”

“盛世”假象一闪而过，鸦片战争中，满清的朝廷文化因为太多的注目于单纯的权力操作，世道人心一落千丈，根本无力抵御新兴西方国家最微弱的一次攻击。等到了慈禧王朝时代，国门洞开，现代文明浩浩荡荡，所有既往传统统治的经验全部作废。一个多变善变、心气无定的女权威者，要跟不断变化的时代

潮流较量。

慈禧一直很自负,喜欢拿自己与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然而,与维多利亚女王安于相夫教子的日常化生活不一样的是,她从没有一天过过正常化的生活,夫亡守寡后,便把压抑的生活全部投入无休止的权术斗争,以及穷奢极欲的“享福”生活中。而非常有趣的事,除了力主与中国进行鸦片战争之外,维多利亚女王一生几乎一无所为,典型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种无为,使得英国的现代宪政制度极少受到最高权威的干扰,得以在粗糙的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顺利地完善与发展,也让大英帝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唯一日不落的超级大国。所以幽默的英国人赞誉维多利亚,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孵育了现代英国。

而在整个慈禧王朝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从辛酉政变上台起,到太平天国、剿捻、兴办洋务、中俄、中法、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剧变等等,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插手,但没有一件事能以善终,没有一件事能有好结果。这是典型的无不为而无所为,反复证明这位执政者的无能和命硬之外,别的一无是处。慈禧却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慈禧王朝时代,名臣辈出,前有曾国藩的湘军系,后有袁世凯的小站派系。无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还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执掌天下的能耐,但至少慈禧活着时,每一个人都谨遵传统、恪守臣道。即使慈禧再无能,作出再昏聩的决定,他们也不至于一朝变脸,踢翻她的龙椅。

然而,对历史最没有感觉的中国人也都能感觉到,慈禧就像一只吸血鬼一样,吸尽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气数。满族作家老舍先生,在总结历史时诚恳地说:“从慈禧开始,我们满人对中国只有拖累、没有贡献。从上到下都讲究,富的富讲究,穷的穷讲究。讲究不尽,讲究到死。”他说的这种“讲究”,毫无疑问,是慈禧总带头的。她讲究了颐和园,便输掉了甲午战争。这一历史,即使现在学者再翻案,也是绕不过去的。

被赶尽杀绝、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康有为等,非常憎恨慈禧,一直花重金求刺客要去行刺慈禧。但康有为的这一行为,却被日渐倾向于革命的梁启超劝阻了。我猜想,显然是在梁启超看来,慈禧对于满清来说破坏力,比一万个革命者还要大。

事实也是如此,在慈禧死日(1908年)到满清覆亡(1911年)的这3年时间内,满清政府虽然乱象纷纭,但中国日子却好过得不得了。统治者的奢侈浪费

锐减,现代技术和制度的红利爆发,等到了辛亥年,满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达到了2.4亿两白银。这样良好的财政状况,远超过历朝历代任何一个“盛世”。即便如此,满清还是抱着一块大金砖迎来了革命的爆发和王朝的灭亡。这一事实,若慈禧在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本书《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本纵览慈禧王朝的专著。原书的两位作者之一——艾特豪德·拜克豪斯是一个奇人。这位英国册封的爵爷,自称是慈禧的西方秘密情人,亲眼见证了清朝宫廷若干的不堪与淫秽,并写成了一本萨德式的小说作品《太后与我》。显然,这些都是这位西方浪子的无稽之谈。不过,与他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部书严谨、周详,严格忠于史实,是一部非常好的慈禧王朝的面面观,却一点不影响它的可读性,好读,有趣。要感谢房新侠和杨丹两位译者,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匡婷、卫梦琳等提供的帮助。她们让译文流畅、明白。能邀请到她们完成这部译著,是一种荣幸。

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书,能获得对慈禧及其王朝的全面认识,以及对当下、未来的无限启示与遐想。或许,对于慈禧太后,我们适宜抱着放松的心态待之。一直以来,我们都太专注于她历史中的是非,甚至鲜有人注意到她的本名——叶赫那拉·杏贞。确实,那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目 录

序 言 慈禧王朝面面观	001
第一章 慈禧身世	001
第二章 逃往热河	006
第三章 辛酉政变	017
第四章 首度垂帘	026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1864)	034
第六章 太监惹祸	039
第七章 礼仪问题	054
第八章 同治皇帝	058
第九章 御史以死明志	065
第十章 二度垂帘	075
第十一章 慈禧还政	082
第十二章 维新变革	092
第十三章 百日变法	099
第十四章 戊戌政变	106
第十五章 三度垂帘	112
第十六章 义和团的兴起	131
第十七章 大臣景善日记	135
第十八章 缅怀两位勇士	163
第十九章 施政纲领	177
第二十章 离京西巡	184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领袖之死	198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204
第二十三章 两宫回京	211

第二十四章	慈禧新政	227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239
第二十六章	慈禧弥留	243
第二十七章	慈禧宾天	253
第二十八章	评价慈禧	260
译后记	慈禧和她的时代	276

第一章 慈禧身世

叶赫那拉部落是满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祖辈能一直追溯到贝勒杨吉努。1835年，这个家族诞生了一名女婴，她注定要影响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一生中三次垂帘听政，对中国的专制统治长达半个世纪，她就是叶赫那拉。

叶赫那拉的父亲叫惠征，世袭八旗将军头衔，与贵族出身相比，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混得不够成功，到死也就是个道台。惠征在安徽任内去世，女儿仅仅三岁，孤儿寡母只好投奔亲戚穆扬阿。之后与叶赫那拉一同垂帘听政的慈安，正是他的女儿，孩子们在穆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最近几年，针对皇太后的低微出身，不少可耻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四起。

其中不少是一些小报消息，不过想通

过满足读者对偶像的猎奇心理造成轰动效应而已。但是，毫无疑问，还有些谣言是关于嫉妒、仇恨以及宫廷斗争，一些铁帽子王和皇室官员乐于造谣生事，就是想让叶赫那拉家的人“丢脸”。因为这些人搅和，京城里人人皆知，南方的老百姓也深信不疑，康有为等人还写书为证。

在说其他事之前，很有必要先强调一下，从努尔哈赤开始，叶赫那拉家族就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自从叶赫那拉镇压了载垣谋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后，皇族与这个强势家族之间的摩擦与斗争从未停止过，戊戌变法后关系更加紧张，紫禁城里危机四伏，只是碍于慈禧



慈禧太后

的威严没有爆发。最近京城发生了不少事,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在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被罢免,更是加深了满族阵营的分化,没了慈禧的清政府现在真是四面楚歌。

我们外国人根本搞不懂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党派之争的真实情况,比如家谱、婚配、过继、世仇等等。不过,有件事我们还是清楚的,皇室(他们都姓爱新觉罗)被分为红带子和黄带子,他们都是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直系后裔,因为祖先的关系他们自认为在满族皇族中拥有最尊贵的地位(中国人都认可)。叶赫那拉家族虽不是皇室后裔(家族中的女性嫁给皇帝最多获得个贵族头衔),但是因为家族人数众多,而且前后出了三个皇太后,特别是有了慈禧这样个拥有无上地位和声望的皇太后使他们拥有了巨大的权利。近期发生的事以及慈禧临终安排都预示着,叶赫那拉家族的领袖要求当今的皇太后,也就是光绪的遗孀,要相仿她的姑姑慈禧在摄政期间把持朝政。而且多亏慈禧卓有远见,安排荣禄的外孙继承皇位,这样老佛爷定下的规矩肯定会延续下去。

老佛爷算得上是个强硬的保守派,她生前对直系亲戚打着保护伞,包庇他们僭越礼制的行为,暗中加深了他们与红带子和黄带子之间矛盾,这些事成了京城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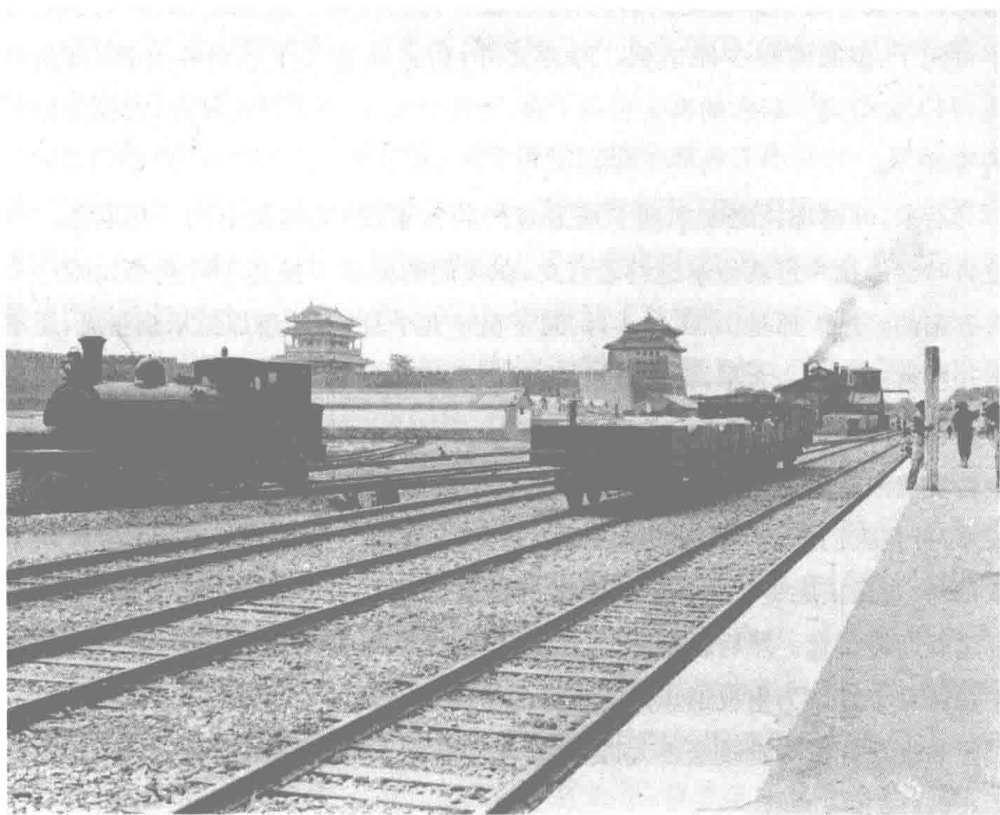
慈禧最喜欢怠慢爱新觉罗家的人,她曾下旨禁止爱新觉罗家的人住在商业区附近,因为她听说他们做了些违法的交易。铁帽子王和努尔哈赤的后裔肯定不喜欢她,但是又担心慈禧削了他们的特权,只好私下抱怨抱怨。

有件事能证明慈禧的英明,一个胆大包天的世袭贵族竟然在紫禁城禁区附近造了一所宏伟的大宅子,可以远眺看见紫禁城部分建筑。没过多久,房子刚竣工老佛爷就没收,并且问罪房主,胆敢觊觎皇宫,随后把新房子赏给了她的弟弟——承恩公。

还有件事也能证明慈禧的宗派观念很重,包庇纵容亲戚。1902年流亡返京后的第三年,新设巡警部,由慈禧的亲信徐世昌任尚书。不久,他就发现经常要和皇亲国戚打交道,这可不是个美差。慈禧的弟弟桂祥就是个刺头,从来不遵守什么规矩,驾车逆向行驶,还觉得是有“面子”的事。一次,一个有正义感的衙役抓了桂王爷的奴才,徐世昌听了此事命令立即放人,但是桂王爷认为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一定要徐世昌本人登门请罪。徐大人三次登门谢罪,桂王爷都没让他进门,直到徐大人跪在王府大门外磕头才算了事。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京城里上至权贵下至小民人人皆知。后来徐世昌又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

尚书,1910年8月又升任军机大臣。但是当慈禧听说她兄弟的事后,立刻把徐大人调离军机处,安排去了奉天。

慈禧的母亲钮祜禄氏,守寡多年,住在锡拉胡同,就靠着外国公使馆区。慈禧当上皇太后后册封自己的母亲为一品夫人。钮祜禄氏聪明伶俐,在家族里也是人品出众。死后和丈夫葬在城西的家族墓地,就在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表孝心,又在墓地造了牌楼和大理石石碑。1902年正月,慈禧结束流亡,从正定府乘火车回京,原本决定沿汉口铁路线回京,但是这条线会经过父母的墓地,如果不下车祭奠就是不孝,所以慈禧决定做给那些支持她的人看,改为绕路从城南进城。



北京西直门车站

关于叶赫那拉童年的记载很少,只是提到亲戚中有个名叫荣禄的,是她儿时伙伴,后来此人在叶赫那拉一生中多次危难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说其实两人指腹为婚,不过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了。无论怎样,荣禄在慈禧青年时代起到了任何旁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康有为等一些反对满族统治的人说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热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咸丰帝还没死。

叶赫那拉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她机敏灵活，再加上野心勃勃、对权利的欲望使她在男权世界出类拔萃。她精通诗画，水平丝毫不逊于英国最著名公立学校的学生，十六岁就熟读四书五经，通晓满文，熟读二十四史，知识赋予她智慧和力量，史书记载，她对自己伟大的一生也早有预感。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皇子中年纪最大的皇四子继位，年仅十九岁，改年号咸丰。守丧(二十四个月)结束后，新皇帝才能下旨，要求容貌端庄符合年龄的满族少女到内务府报名，等待皇帝的挑选进入后宫。咸丰早先娶了穆扬阿的长女，没等咸丰称帝就死了，这次参加选秀的女孩中就有穆扬阿的次女萨克达以及叶赫那拉。最后萨克达被封为嫔，叶赫那拉被封为贵人，这些妃子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还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很少有例外的。按规矩，后宫最多有七十位妃子，但通常很少能达到。除此之外，后宫还有二千名满族女性，都是仆人，归太监管理。后宫的事太后说了算，连选秀女皇帝也只能看看，没权定她们的等级。

后来，叶赫那拉离家来到了戒卫森严的宫里，断了和家里的一切联系。一位自叶赫那拉入宫就侍奉她的老宫女，在我们的要求下描述了叶赫那拉唯一一次省亲的经过。那是1857年1月，诞下皇子九个月后，叶赫那拉承蒙皇恩，恩准离开皇宫。当天一大早，太监宣旨，告诉叶赫那拉的母亲，她的女儿中午要回来省亲。家族亲朋好友皆欣喜若狂，这真是天大的荣耀。整个胡同的人都出来，争着看贵人乘坐的风辇和宫里的太监。贵人的母亲和族人(包括一些年纪大的长辈)分列大门两侧，恭迎贵人圣驾。风辇一直驶入院子里，太监才请贵人下来，贵人直入正屋坐了主座。除了她的母亲和几个年长的族人站着外，其他人都跪着迎接圣驾。然后就是宴会，经过特殊安排，她的母亲坐在她的下首，这等于是认可了她作为皇权继承人的生母的身份。在场的人都觉得贵人亲切随和，宫里的规矩好像对她改变不大，她和姐妹们聊家常，对家里的事也很上心，尤其关心妹妹们的功课。

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叶赫那拉问这问那聊了好多，冬日天黑得早，太监来请她准备回宫。贵人与家人告别，依依不舍，进宫后又要与家人失去联系，总想着皇上能再次恩准她省亲，不管怎样也得让她的母亲能进宫看看她。最后，她分发了带来的礼物，然后坐轿离去。之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过，她的母亲后来能经常进宫瞧瞧她。

叶赫那拉自打一进宫就处处讨好太后，凭着她的聪明伶俐又很快讨得皇上

的宠爱,1856年4月她生了个儿子,遂了皇上的心愿,她在宫里的地位日益巩固。

叶赫那拉进宫那年,太平军正闹得凶,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一个南方省会城市。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参政,并向皇上力荐曾国藩,任命为总司令,提供军需训练湘军,在戈顿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

慈禧年轻时就有出冲破世俗的勇气,临危不惧的政治魄力和决断力。当时按规定曾国藩要回乡为母守丧三年,但是叶赫那拉却认为规矩也不能临驾朝廷之上,命令他领兵打仗,显示出她天生就是个统治者。

1855年8月,太后驾崩,叶赫那拉因其“勤勉服侍”有功被册封为“嫔”,而她的同伴萨克达已经是皇后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咸丰应该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了,因为清朝的气数已尽。各地都有叛乱,皇帝昏庸无能,老百姓对他谈不上什么忠诚。与前面的五位皇帝比起来,这位皇帝一无是处,连效仿他们编个经典文献或者字典都办不成。不但如此,他二十五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些先皇十五岁就有儿子了,也被视为不祥。因此,当1856年4月叶赫那拉生了儿子,同时湖南、江西各地叛乱也都被平定局势好转时,大家都认为上天再一次眷顾了皇权。

但是不久,皇上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叶赫那拉母凭子贵,手腕高超,皇后又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于是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叶赫那拉已经升为“妃”,俗称“懿贵妃”,意思是具有女性美德的妃子。

当时叶赫那拉年轻气盛,她处理国际事务时,根本不考虑外国情况,态度都很强硬,十分傲慢,优越感很强。英军攻打大沽口,慈禧派琦英劝说额尔金勋爵撤离大沽口,被勋爵拒绝后。慈禧大怒,竟然赐琦英一条白绫,让他悬梁自尽,还说这是“皇上的宽容仁慈”。她还劝说皇上拒绝钦差去广州与英国商谈贸易,直接导致了一年后英国人的野蛮侵略。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或者私人日记里,我们能发现没人关心皇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凡事都是叶赫那拉说了算,而她那时不过是个妃子,年仅二十二岁。

为了防止混淆,有必要解释一下,叶赫那拉是她娘家的姓,进宫前用的。直到当了皇太后(西太后),虽然也用这个名字,但通常被称为“懿贵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她的尊号是“慈禧”,前面还有很多的敬语。老百姓一般都喊她“皇太后”或者“老佛爷”,特别在她晚年,北方人一般尊称她“老佛爷”。

第二章 逃往热河

大家应该都知道英法联军为什么要攻占华北,对那段历史也都了如指掌了吧,所以这里不必再多说什么。不过,欧洲读者也许并不清楚,在那个混乱时期,叶赫那拉氏在清朝皇帝逃往热河的前前后后,她起到的重要作用,你可千万不能低估。

当时,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中的细枝末节。这本日记在事发几年后由私人印刷出版,以下片段就是从这本日记中摘抄出来的。日记原名为《悲恸录》,它主要记录的是这位大学士对自己母亲的一片孝心,日记中也难免夹杂了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慈禧在此期间的表现。尽管文章没有突出的艺术技巧,但其中的真情实感,我们读后不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不定广泛传播后,叫人们对这部书欲罢而不能:

庚申年七月(1860年8月),母亲那病得了已经有五六天了,风声传来了可靠消息,说敌人已经抵达大沽海口了。大家也都听说了,各省官员当时纷纷上奏朝廷,但这些奏折根本没人过问,搞得人心惶恐、谣言不断。不过,当时风声还没紧到有人逃离京城的地步。皇上病重,据说他要到北方避避风头,但懿贵妃和僧王却极力相劝,安慰说服他,说敌人绝对不可能进京城的。

当时,我母亲得的是痢疾,但她却叫仆人们向我隐瞒病情。一天,我无意中在桌上看到了一张药方,才知道了其中的实情。同过去一样,为母亲把脉看病的全是刘郎中,不过我一直对他本人连同他的治疗方法很不放心,我总是担心他用药过猛。但是,刘郎中给我母亲看病已经足足有七年多了,母亲以及家人都非常信任他的,胳膊哪里拗得过大腿呢?唉,古语说得好,想当孝顺的儿子,就需要对药理方面多一点知识才好。而母亲最终离开我们,我一当儿子的,真是责任难逃,罪过不浅。我想,即便我死一万次,大概也难换回我母亲一命呀!

之后几天,陆续看到有人逃离京城,因为有信报说我军在大沽口损失惨重,

总兵也已经阵亡了；北塘的守兵已经溃退，炮台应该已经稳稳落到敌人手中了。皇上发下诏书，命令僧王不准与敌人正面交锋，有皇帝这份诏书下来，我军哪还敢动？只好都乖乖地拱手观望了。老百姓不知道其中到底什么情况，一个个都诚惶诚恐的。

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我母亲病情有点严重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立即请了十天假。尽管我一直向母亲隐瞒政治时局，并且一直佯装镇定，劝她老人家放下心来，安心静养，但战局真是越来越差了，老百姓纷纷地迁离京城避难去了，这个时候，有哪个不要命啊？

第二天，县令李敏斋到我家来，跟我说了些道别的话，他说自己要离开北京，出发前往安徽大营任职去了。当他得知我母亲的病情时，对刘郎中开的药方相当不满，于是他索性亲自给我母亲看病开药方。但是，我母亲是个难缠的人，哪里愿意服他开的药啊？我极力劝说母亲喝下，母亲才勉为其难，痛苦地把药喝下去了，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当天晚上，她却忽然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我立即叫人请来敏斋，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开的药的问题。他说这并不能怪他开的药，但我母亲还是觉得不对头，她说以后坚决不服这个药了，坚持要继续服用刘郎中为她开的药。没办法，我只好又请刘郎中配些药力较轻、适合老年人服用的药给母亲服用。

母亲自己感觉日子不多了，叫我为她准备一副棺材。巧的是，八年前我已经在奉天购买了寿木，现在就存放在京城的一家棺材铺中。我派人把寿木取回来，让木匠们在院中当场制作棺材，到那个二十日，棺材就已经完工了。寿木材料非常厚实，作出来的寿材当然也漂亮、结实。如今时局动荡不稳，我从没料想在这样的境况下竟还能匆匆忙忙赶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寿材，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木匠说，这样的棺木如今在京城至少能值白银一千两以上，听了这话，我稍微感到一丝宽慰。

第二天清晨，油漆铺派人来给寿材刷底漆，底漆至少用去了二斤。随后，我派人去购置衣料，请来六七位裁缝为母亲缝寿衣。裁缝们先做好了貂皮长袍，但第二天母亲病情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起色，我便叫人暂停缝制莽袄霞被。当时，京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敌人已经到了通州地区，二十七日就要炮轰北京城了。因此，离开京城逃命的人越来越多。到二十七日为止，寿材刷完了第二道漆。

一天，我军俘虏了敌人的首领巴夏礼，连同其他俘虏一共八人，把他们囚禁